

顺应—关联模式下言语礼貌的认知解读

夏玉琼

(金陵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8)

[摘要] 顺应—关联模式是在整合 Sperber & Wilson 的关联理论和 Verschueren 的顺应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兼顾了言语交际的生成和理解。文章将言语礼貌放在这一新的语用学模式下探讨, 通过互动式的会话分析, 总结出无论是期待中的还是期待之外的礼貌效果的产生, 都是交际双方顺应语境、寻求关联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 顺应; 关联; 言语礼貌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099-03

一 言语礼貌的顺应与关联理据

(一)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是 Sperber & Wilson 于 1986 年在其著作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中提出的, 是关于语言理解的理论。它将人视为一种具有推导明示行为的关联性这样内在能力的处理者, 从而建立了交际的明示—推理 (ostensive-inferential) 模式^[1]。明示与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 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 即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 而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 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 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 (比如话语), 结合语境假设, 求得语境效果, 获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2] 25}。关联理论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类的交际与认知受支配于对关联性的寻求^[3]。所谓关联原则指每一个明示刺激都传达出最佳关联假设:

1. 明示刺激具有足够的关联性, 值得听话人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

2. 明示刺激与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相一致, 因而最具关联性^{[2] 30}。

任何一个交际行为都传递着最佳关联性的假定和期待。言者的关联假设是其选择话语方式的决定因素, 听者则以最佳关联为取向, 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 从而推导出言者的交际意图。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内在机制。

(二) 顺应理论

顺应理论 (Adaptation Theory) 是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 Jef Verschueren 在其著作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中提出的, 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行为进行综观。根据 Verschueren 的观点, 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 语言选择产生于对客观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等语境因素以及交际目的的顺应。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 (variability)、商讨性 (negotiability) 和顺应性 (adaptability)。顺应性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可供选择的语言项目中作出灵活的选择, 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顺应性是一个认知的过程, 是语言使用的机制和根本, 而变异性 and 商讨性是顺应性的内容。“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交际者对某些表征进行有意识选择顺应的过程”^[4]。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 即语境关系顺应 (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语言结构顺应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动态顺应 (Dynamics of adaptability) 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 (Salience of adaptation proces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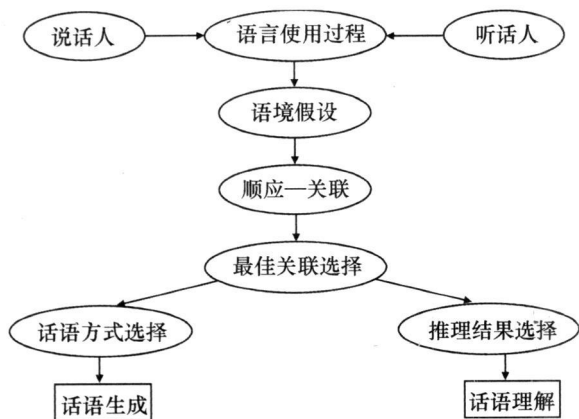
(三) 顺应—关联模式

顺应—关联模式是在整合关联理论和顺应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语用模式。在言语交际中, 关联理论的交际观、认知观及它关于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性的理念, 对于礼貌的理解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但关联理论的交际模式只考虑交际者的心理特征而忽视了其社会性。Mey & Talbot 指出: 关联理论中的说话人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而不是一个处于社会规约和文化中的主体^[5]。顺应理论探讨了语境的具体成分以及与之相顺应的语言要素, 为语用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描述理论框架, 对顺应对象 (语言结构和语境) 的描述十分具体, 但它的解释力却不如关联理论强^[6]。基于关联理论与顺应理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冉永平将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两个过程整合起来, 尝试性地提出言语交际的顺应—关联性模式^[7]。图示如下:

根据以上图示, 语言使用过程包括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两个方面, 不管说话人还是听话人, 都需形成一定的语境假设或根据语境关系形成关联假设, 语境顺应—关联就是语境关

[收稿日期] 2010-11-28

[作者简介] 夏玉琼 (1979-), 女, 安徽庐江人,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言语交际的顺应—关联模式

系和语言结构相互顺应的动态过程,帮助说话人进行最佳关联选择,最终选择话语形式或选择语用策略,或帮助听话人进行以最佳关联为取向的选择,确定与说话人交际意图相一致的推理结果^[7]。该模式可以用来阐释言语交际中的礼貌现象。在礼貌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假设形成关联假设,从而选择相应的话语形式来传达自己的礼貌意愿;听话人则在考虑相关语境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以最佳关联为取向的选择,进而产生礼貌的认知效果。因此,言语礼貌的生成和理解是交际双方寻求关联、顺应关联语境的过程。

三 言语礼貌的顺应—关联性分析

Haugh根据礼貌是否符合听话人的期待,将礼貌划分为期待中的礼貌(Anticipated Politeness)和期待之外的礼貌(Inferred Politeness)。其区别如下:如果我们期待某一行为发生,而且这一行为确实发生了,由此行为引发的礼貌便是期待中的礼貌。反之,如果我们并没有期待某一行为发生,但它却发生了,由此行为引发的礼貌便是期待之外的礼貌^[8]。期待中的礼貌与听话人的认知期待相一致,因此需要付出较小的认知努力。先看下例:

(1)王伟:吃晚饭了吗? A1

拉拉: No B1

王伟:我请你吧。 A2

拉拉:不啦,我还有活呢。谢谢。 B2

王伟:活是干不完的,饭总是要吃的。 A3

拉拉:谢谢,可我的活儿真挺急。 B3

王伟:你今晚总得吃饭不是? A4

拉拉:那当然,不然我要晕过去的。 B4

.....

王伟:那就这么定了,你先忙吧。 A5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

此段对话是男士王伟邀请心仪女士杜拉拉共进晚餐的例子。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女士为了表现自己的矜持,一般需要男士发出很诚恳的邀请才会接受,所以整个会话进程中,拉拉的拒绝并未超出王伟的认知期待。当王伟第一次发出邀请(A2)而遭拒绝时,会话并没有因此结束,因为这种拒绝是他预料中的,相反,他顺应对方拒绝的理由,用一个大家共知的命题(“饭总是要吃的”)使对方拒绝的理由不成立。再次遭

到拒绝(B3),王伟顺应交际发展,利用一个一般性的事实采用了反问的方式(A4),来诱导对方给予肯定答复。尽管后面还有几个回合的对话,但拉拉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同意和王伟共进晚餐。从整个交际的推进来看,语言形式的选择并不是事先固定的,但只要交际者能够根据对方的回应不断调整认知语境假设,并且顺应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等语境因素,遵循礼貌原则,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最终是能够成功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对于受邀者拉拉来说,她从开始的拒绝到后来的接受邀请,是交际动态发展的结果。根据当时的语境和对方所选择的语言形式,她知道对方想要达到的交际效果,即她能够进行关联推测,形成以最佳关联为取向的选择,礼貌的认知效果由此而产生。此对话中的礼貌符合交际者的认知期待,因此属于期待中的礼貌。再看一例:

(2)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啊!闰土哥,——你来了?.....”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Delighted as I was, I did not know how to express myself and could only say “Oh! Run-tu— so it is you? ...” After this there were so many things I wanted to talk about they should have poured out like a string of beads: woodcocks, jumping fish, shells, zha ... But I was tongue-tied, unable to put all I was thinking into words. He stood there, mixed joy and sadness showing on his face. His lips moved, but not a sound did he utter. Finally, assuming a respectful attitude, he said clearly, “Master! ...” I felt a shiver run through me; for I knew then what a lamentably thick wall had grown up between us. Yet I could not say anything^[9]

《故乡》一文是鲁迅先生离乡二十余年后第一次回到故里时写下的,上面简短的对话发生在他和孩提时很要好的朋友之间,他们曾以“闰土哥”和“迅哥儿”相称。久别后的重逢,鲁迅很兴奋,脱口而出称对方为“闰土哥”。在当时的语境下,他认为他们依然是以前亲密的朋友关系,因此,他的认知期待是对方会叫他“迅哥儿”。然而,考虑到两人之间悬殊的社会地位,闰土恭敬地称鲁迅为“老爷”,这一正式且礼貌的称呼表达了闰土对鲁迅的尊重,却是鲁迅未曾预料到的。因此,鲁迅只能顺应当时的语境,取消之前的认知语境假设(他们依然是以兄弟互称的好友),重新建构新的语境假设,从而推断出“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可见,“礼貌策略暗示了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之本质”(礼貌属于期待之外的礼貌,它需要交际者取消之前的认知语境假设^[10])。此处顺应当时的语境,重新构建新的语境假设。因此,期待之外的礼貌效果的产生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

然而,在日常交际中,尤其是在多轮会话中,交际者都会有一定的认知期待,但随着交际的动态展开,会出现一些新的语境,这需要交际者作出动态的顺应,才能寻求到最佳关

联。在类似情况下，期待中的和期待之外的礼貌效果可能交替产生。请看下例^[11]：

(3) (以下是姐弟间的一场对话，他们的家乡方言是路亚方言，当地通用的正式语言是斯瓦希利语。弟弟在非洲路亚兰德城里开了一家杂货铺，一天，他姐姐走进店来……)

弟弟：早上好！姐姐。（用路亚方言）
姐姐：早上好！（用路亚方言）
弟弟：你最近过得怎样？（用路亚方言）
姐姐：还算过得去吧！（用路亚方言）
弟弟：姐姐，你想买点什么？（用斯瓦希利语）
姐姐：我想买点盐。（用路亚方言）
弟弟：别的还要什么不？（用斯瓦希利语）
姐姐：我……倒是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可是钱不够。
(用路亚方言)

弟弟：谢谢你，姐姐，再见！（用斯瓦希利语）
姐姐：谢谢你，再见！（用路亚方言）

Kasper(1990)曾经指出，实际会话中作为交际者，我们往往不会关注说话人所采用的礼貌形式，只会注意那些应该出现礼貌而缺乏礼貌的现象，或者注意那些不该出现礼貌而使用了礼貌语言的现象^[12]。在上面的对话中，一开始弟弟用家乡方言向姐姐问好，这是礼貌的一种表现，这种礼貌也是姐姐期待中的。寒暄过后，弟弟欲将两人关系转换成店主与顾客的商业买卖关系，于是改用当地正式语言斯瓦希利语。当听到姐姐说“钱不够”（言下之意是想赊点商品）时，弟弟便迅速用看似礼貌的表达方式（“谢谢你，姐姐”），匆匆结束了双方的对话。此处字面上的礼貌并不等于实际的礼貌，而且这种礼貌属于姐姐期待之外的。交际中对于听者来说，交际是一个识别说话人意图的推理过程。根据当时的语境以及弟弟所选择的语言形式，姐姐可以推断出弟弟其实是不想赊任何商品给她，并刻意与她保持距离。此例也表明“礼貌的其中一个功能便是创造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13]。

三 结语

从以上的互动式会话分析来看，无论是期待中的还是期待之外的礼貌效果的产生，都是交际动态发展的结果。对于言者来说，为了取得所期待的交际效果，需要顺应社交世界

和心理世界等相关语境因素，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以传递自己的礼貌意愿；听者则需要根据已有的认知语境假设，或者构建新的认知语境假设，进行关联推测，从而形成以最佳关联为取向的选择，礼貌的认知效果由此而产生。可见，言语礼貌的生成和理解过程具有顺应、关联性。把言语礼貌放在顺应—关联这一新的语用学模式下进行解读，旨在为研究礼貌现象增添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6
- [2] 何自然，冉永平. 语言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 [3] Wilson, D. Relevance and Communication[J].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2000(2): 210-217.
- [4]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67.
- [5] Mey J. L. & M. Talbot. Computation and the Soul[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8(15): 67-80
- [6] 陈春华. 顺言论和关联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2): 93-97
- [7] 冉永平. 言语交际的顺应—关联性分析[J]. 外语学刊，2004(2): 28-33.
- [8] Haugh, M. Anticipated versus Inferred Politeness[J]. Multilingua 2003(22): 297-413.
- [9] 鲁迅. 呐喊[M]. 杨宪益，戴乃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34-135.
- [10] Gundy, P. Doing Pragmatic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128
- [11] 康家琬. 交际语用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268-269
- [12] Kasper, G. Linguistic Politeness: Current Research Issue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14): 193-218
- [13] Mey J. L. Pragmatic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70.

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Politeness with in A adaptation-relevance Model

XIA Yu-qiong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8, China)

Abstract Adaptation-relevance model is an integration of relevance theory and adaptation theory. It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ides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The present study makes an inquiry into verbal politeness within this mod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verbal politeness in situated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the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eneration of anticipated politeness effect and that of inferred politeness effect are dynamic.

Key words adaptation relevance verbal politeness